

【“社交媒体语境下的当代文艺评论”研究专题】

社交时代的文艺批评与数据库诗学的建构^{*}

何 榴

摘 要: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的趋势。受此影响,文艺消费和生产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线性、完整的消费模式转向对叙事碎片的消费,文艺生产开始强调“弹幕思维”,“段子化”生产瓦解了传统线性整体的生产方式。在文化象征意义上,这表征了文艺从传统叙事文化到社交时代数据库文化的转向。针对这一转向,有必要构建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引入并非完全取代传统叙事文艺观念,而是有助于深入理解社交时代的文艺活动。

关键词:社交时代;文艺批评;弹幕;数据库诗学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2)04-0155-06

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大众文艺批评呈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变化,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就是弹幕。“弹幕”一词源于军事领域,指对某一区域进行密集火力进攻。日本著名动画分享网站 Niconico 于 2006 年首次尝试在视频画面中实时显示用户评论,因评论在屏幕上快速滑动的形态类似飞行中的子弹被形象地称为“弹幕”。中国于 2007 年成立的第一家弹幕视频网站 AcFun,以及 2009 年创建的年轻人潮流文化娱乐社区 Bilibili(简称 B 站)均效仿此项功能。这类弹幕视频网站逐渐从早期以发布动画视频为主,演变为发布包括音乐、综艺、影视、游戏、二次创作、同人等视频在内的大众文艺作品。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和社交网络媒体的深入发展,爱奇艺、搜狐、腾讯、优酷等在线视频网站也具备弹幕功能,同时以抖音和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 App(手机软件)也相继引入弹幕,弹幕的盛行使之从小众的二次元文化进入广泛的大众文艺视域。

弹幕评论的大众化凸显了文艺批评在社交时代的新变,即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进而引发文艺消费和生产领域的一系列变革,从整体

上表征了从传统叙事到社交网络时代数据库的文化转向趋势。在此背景下,传统叙事文化语境中的文艺观念将面临新的变革。

一、从“整体性”批评走向“碎微化”评点

弹幕最明显的特点是改变了传统文艺批评的“整体性”论述模式。在传统印刷文化语境中,文艺批评需要经过长时间酝酿、构思、沉淀并书写,最终以具有严密逻辑分析的论述见诸纸质报刊。这种批评模式主要对作品进行整体观照,具有整体性的思维特征。进入网络时代,随着新媒介的快速发展,文艺欣赏和批评从纸质载体转移到数字化的网络空间,豆瓣网、贴吧、论坛等网络社区中出现了随笔、杂谈、漫笔等多种形式的大众文艺批评。这类文艺批评篇幅大小不一,文体形式不拘一格,语言通俗易懂,不刻意追求理论建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印刷时代文艺批评的学理性阐释,但这类评论维持的依然是文艺欣赏过程中作品的整体性。社交媒体时代兴起的弹幕则摒弃了对艺术作品的整体评价,表现出将有机完整的作品切分为零散的碎片要

收稿日期:2022-02-15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数字资本主义与新媒介文艺的转型研究”(21AZW002)。

作者简介:何榴,女,西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重庆 400715)。

素进行评论的趋势。这一趋势已经覆盖当下各类文艺形式,并在文艺欣赏场景中愈发盛行,我们可称其为“碎微化”评点。相比传统的“整体性”批评,弹幕的“碎微化”评点呈现出重要的新质。

与传统“整体性”批评范式注重深度模式和宏大阐释不同,弹幕大多是文艺欣赏过程中的瞬间联想。以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为例,当出现赵处长“吃面”的场面时,观众便联想到《大秦帝国之裂变》里的秦孝公,其相关性在于两个角色均是演员侯勇扮演,于是发出“老秦人穷怕了”^①的弹幕,一语双关。观众也会将《大秦帝国之纵横》中“张仪入秦”的经典片段与《武林外传》里的吕秀才串联起来,弹幕直接化用剧中台词“宣张仪进殿”为“宣秀才进店”^②,将同一演员饰演的不同角色特征叠加在一起。这些插科打诨、只言片语式的戏谑弹幕显然无意对剧情本身进行阐释,而是对视频片段进行调侃,在观众与文本之间产生“间离”效果,解构了原作的美学与意义感。又如《伪装者》中,当明楼要返回上海时,弹幕及时进行劝阻:“不要去上海,房价太贵”^③。《琅琊榜》中,霓凰对比林殊和苏兄的字迹发现不一样时,弹幕随即“解释”:“我苏,换输入法了”^④。《甄嬛传》中,甄嬛要去倚梅园祈福,弹幕打出“回来记得隔离十四天”和“你戴口罩了吗你就出门”。弹幕将不同事物和文化情境进行交织杂糅和想象关联,重构了文艺作品内外的对话关系。

如果说传统文艺批评注重完整的线性逻辑分析,弹幕则将众多碎微化的评论汇集起来,通过彼此印证、呼应、反馈、强化,在形式层面凸显作品的感染力,使观众于集体无意识中认同弹幕的符号意义而忽视文本的深层内涵,这种强烈的视觉冲击往往会强化情绪感染力。在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当齐天大圣冲破内心阻碍、破除封印的那一刻,屏幕集体打上了“前方高帅,请控制手抖并防止屏幕帅裂”的弹幕,密集弹幕反复强化剧情高潮,引爆观众的童年记忆,传递的是观众的情感共鸣体验而非理性思考。

弹幕不仅出现在视频文本中,还被引入网络小说,被改造为与文字文本相适应的本章说。本章说使网络小说评论从 PC 端的长篇书评进入移动端的微观要素评点,即并非宏观上对小说故事世界、思想主题、人物关系、作者意图等进行评价,而是从微观角度对某段落、句子、词语等进行评点。本章说的微

观评点还表现在读取形式上,本章说紧附于小说相关段落,与特定文本片段一一对应,因而对本章说的读取与理解需回归相应段落。换言之,它们不断给读者提供多个选择入口,每个入口都在相关段落聚合中显现出来,读者欣赏的并非作者给定的一套完整固定的叙事,而是自己构建的多条叙事路径中的一种。同时,本章说总是对情节片段中的关键词展开日常生活的引申,脱离故事本身语境,从而大大扩展了社交时代文艺欣赏抵达的边界。

麦克卢汉认为:“马赛克是团体的或集体形象的形态,它要求受众作深度参与。这种参与是公共的而不是隐私的,是包容性的而不是排他性的。”^⑤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与麦克卢汉的论述有一定的契合度,但麦氏讨论的是电视这一旧媒介的马赛克形态。相比电视图像的马赛克呈现出块状拼贴的共时性,弹幕的“马赛克”实现了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异时空深度互动,历史弹幕与当下弹幕在剧情的时间点会同时出现,这使弹幕具有前所未有的互动性、灵活性和可塑性。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深刻地改变了文艺消费体验。传统文艺消费强调作品的连贯性,形成线性消费模式,弹幕则倾向从故事中提取“梗”“桥段”“槽点”“笑点”“萌点”等细节要素进行消费。同时,文艺消费对象也从叙事文本扩展到弹幕本身,不少网友表示在网上看综艺节目主要是为了看弹幕。弹幕在观众之间产生“连接”效果,在此意义上,社交时代的文艺消费与其说是内容消费,不如说是一种社交行为。

弹幕不仅使文艺消费“碎微化”,也让文艺生产呈现相似趋势。传统创作大多按照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线性叙事模式进行构思,在弹幕语境下,文艺生产开始吸收评论中富有创意的观点、段子等要素,并根据观众的消费倾向,针对性地生产剧情点和相应片段,这就是文艺生产所谓的“弹幕思维”。日本学者东浩纪将这种根据消费者的喜好而不断进行调整的行为称为“客制化”(Customize),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不断地制造出读者去想象其他故事的“宽容空间”。^⑥

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批评呈现出“碎微化”趋势,有些学者对此持消极态度,认为其缺乏深度、趣味低俗,是将文艺“玩坏了”的表现,但这忽视了弹幕蕴含的丰富文化景观与意义。文艺批评的“碎

微化”不仅改写了传统文艺批评的定义,体现了新的文艺生产观念和消费秩序,也呈现了人类文化的深层变迁。

二、文化转向:从叙事到数据库

社交时代文艺批评的“碎微化”在整体上表征了从传统叙事文化到数据库文化转向的趋势。

美国当代媒介理论家马克·波斯特于1995年提出了“数据库”的说法。波斯特认为,与福柯通过“全景监狱”的话语/实践构建主体的方式不同,随着电脑数据库的降临,一种新的话语/实践在社会场中运作,这个社会场可被称为“超级全景监狱”,它重新构型了主体的构建。^⑦数据库话语作为一种运用于主体构建机制之中的文化力量,对抗着把主体视为中心化的、理性自律的霸权原则,加强了主体的多重化和去中心化。如果说福柯“全景监狱”中的主体构成过程属于“主体化”(subjectification),即通过某种特有内在性机制生产这些个体,那么作为“超级全景监狱”的数据库中的主体构建则采取“客体化”(objectification)这一相反路线,即通过分散的身份生产这些个体。^⑧波斯特看到了数据库对分散性、多重化主体的生成作用及其深刻的政治后果。

如果说波斯特从政治权力层面透视了电脑数据库对主体性的影响,那么俄罗斯媒体思想家列夫·马诺维奇则深化了对数据库文化意义的探讨。在《新媒体的语言》中,马诺维奇发展了符号学理论的“横组合”与“纵聚合”概念,“横组合”的核心要义在于词语的横向组合关系,“纵聚合”关系依赖的心理基础则是联想/纵向替换机制。马诺维奇认为,在印刷文化语境中,组合维度的元素与“在场”相关,是显性的、真实的;而在聚合维度,元素与“缺席”相关,是隐性的、想象的。^⑨新媒体反转了这种关系,数据库(聚合)具有了物质存在,被突出强调,而叙述(组合)开始去物质化。换言之,聚合成为真实的,组合却是虚拟的。这表现在新媒体对象并不讲故事,它们没有开端或结局,也缺乏任何从主题、形式或其他方式上将一系列元素组织成序列的发展脉络。相反,它们只是诸多单个项目的集合,每个项目有同等的重要性。^⑩在此意义上,“数据库和叙述是天敌,它们争夺人类文化的同一领域,每一方都声称拥有在世界上创造意义的专属权利”^⑪。

日本学者东浩纪也对数据库文化有深入研究。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一书中,通过对日本御宅族文化的深入考察,他提出“数据库消费”理论。御宅族们重视虚构的态度,倾向于从碎片化叙事中选取自己所需的元素进行排列组合,形成向往的故事,这样一个不指涉现实,缺乏深度的“作品”,很难说是“叙事”,而是“大叙事的凋零”。^⑫东浩纪认为,在后现代情境下,故事的力量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已式微,随着故事所包含的意义结构被消解,取而代之的便是数据库文化。御宅族消费的是缺乏深度叙事与实质性内容的纯形式的东西,即从各个人物身上搜集、分类、整理成的“萌要素”。

波斯特、马诺维奇与东浩纪的分析虽各有侧重,但都表明数据库文化已强势介入当代媒介文化领域。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实践与这些学者的数据库理论有一定契合性,但也有新的变化。

首先,社交媒体的便捷互动生成了海量的媒体数据,聚合为一个个不断拓展的数据库,进一步解构了叙事文化。在马诺维奇那里,新媒体对象具有“模块化”的结构特征,即所有的媒体元素都具有各自的离散性和独立性,这些片段要素可以被单独存储、使用、移动、修改以构成更大规模的对象,也可以实现将任意要素加入到对象中而不必考虑叙事逻辑性。^⑬这种方式使数据库的内容不断增加,永远处于生成的状态之中。社交媒体的发展加快了数据库的生长速度,人工智能、普适计算(Pervasive Computing)与智能手机的广泛使用,让大量用户通过交往活动介入到数据库结构中。新媒体的网页设计考虑了板块划分,提供直观的菜单列表分类和指引图标,而社交媒体的这种设置特点更为明显,活跃其中的内部人员具有高度相似性,便于交往互动,在互动中又可以自主生成新的聚合标签,实现数据库要素的自动迁移。

其次,在社交媒体语境中,数据库文化从显性技术层面进入隐性文化心理层面。技术与文化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与传统印刷设备建构的连续性、静观性、整体性文化心理结构不同,各类社交媒体App建构了一种新的数字化的文化心理与生存方式。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总结“数字化生存”具有“分散权力”“全球化”“追求和谐”和“赋予权力”四个特质^⑭,这主要还是宏观层面的探讨,社交媒体的发展则凸显出“数字化生存”背后微观的文化心理结构变迁。社交网络媒体提供了多重“在线性”的数字

化生存,这导致文化心理感知被重新分配。弹幕和本章说采用“短平快”的话语方式,揭示的正是碎片化文化心理构架。

最后,社交媒体时代的数据库文化也是新的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文化的结果。沃尔特·翁提出次生口语文化的说法,认为电子媒介重建了原始的口头传统。社交媒体的聊天互动显然强化了这种次生口语文化。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逻辑。口语文化中没有文字记忆,因此在讲述故事时依据的是块状结构。比如《荷马史诗》的讲述,需要说书人(讲故事的人)借助大量固定词组的套语、箴言,富有节奏感的模式,这些固定搭配往往是高度程式化的,被说书人分类聚合起来,不断重复使用以生成大段的口语表达。^⑮在口语文化中,这种程式化、套语化等已经显现出数据库的文化特点。而在社交媒体生成的次生口语文语境中,口头文化的数据库特点得以复兴与重建。原生口语文化中的套语和陈词只能留存于记忆中,这种数据库思维是无法显现的,但社交媒体让它们以数据集的形式得以记录和更新,数据库的联想机制从想象层面进入实操层面。如 B 站用户界面融入语音、视频、图像、文字、表情包、颜文字等数据库化语言形式,并借助网络传播,其意指不断流变迁移。这印证了马诺维奇的说法,建立一个纯粹数据库的唯一方法就是“空间化”,即将元素分布在空间中而不是以任何方式排序。^⑯网络的反叙述逻辑就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添加新元素,得到的是一个“集合”而非“故事”。^⑰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数据库已经触及当代每一个人的文化感知结构与生存方式,表征了网络兴起后从叙事到数据库的文化转向。分散的整体、高度聚合的片段化已经渗透到网络游戏、数据库电影、新媒体艺术、电视、社交、营销等领域,数据库文化正在与大众文化深度交融。

三、走向数据库诗学

社交媒体时代的文艺生活已被深刻烙上了数据库文化的印记,这也要求文艺理论有新的建构。

弹幕和本章说类似于美国学者马库斯倡导的“表层阅读”(Surface Reading)这一文艺阐释方法,即关注被专业批评家所忽视的表层东西。大数据时代,量化和计算方法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使美国文

学批评逐渐从细读转向表层意义的快速解读。随着“表层阅读”挑衅性地要求读者更喜欢表面而非深度,传统文本细读的批评模式将逐渐丧失主导地位。^⑱马库斯的观点给我们一些启发,在数据库文化转向的背景下,传统深度模式的文艺批评能否有效应对新兴的网络文艺?在社交媒体时代,文艺欣赏与生产制作均被数据库文化深刻地改变着,对文艺的理解也应从数据库角度出发,建构数据库诗学。数据库诗学的建构可从四个方面展开。

第一,在文艺观念上,从传统有机整体作品观走向碎片化作品观。詹姆逊认为,一种确定的文学形式总是能够反映该社会发展阶段的某种可能的经验,“对情节完整性的满足,也是某种对社会的满足,它通过这样一种事件安排的充分可能,已经将自己呈现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而且暂时与个体单位、个人的生活不相矛盾”^⑲。传统文艺观念把作品中的人物、情节、环境与故事世界预设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与现代性完整有序、权威自洽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作品呈现出片段化的数据库特点,这与后现代社会无数分散的小叙事相对应。事实上,形式主义对作品的细节化分析已具有数据库诗学的雏形。作为与传统的实证主义批评和浪漫主义批评相对立的批评方法,形式主义将作品条理化、抽象化,对表现手法、修辞技巧、语言材料等要素进行分析,表现出对作品整体性的肢解。但形式主义仍试图从各个要素及相互关系中建构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数据库诗学将视线从整体的作品转向作为部分的细节要素,侧重的是对作品中的“片段”进行联想、发散式研究,具有解构叙述对象的后现代冲动。

碎片化的作品观有利于受众展开发散式联想,获取群体间的情感认同。托尔斯泰曾言“艺术是情感的交流”^⑳,碎片化作品观也许弱化了文艺作品冷静客观的理论阐释,但却转向对受众真实情感反应的关注。有学者认为,中国儒家礼乐仁学正是通过仁—仁乐—美建构起来伦理交往之乐和审美交往之乐的统一,这揭示了传统审美交往行为中对个体情感心性结构和审美愉悦感的关注。^㉑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认为“趣味是批评的起因”^㉒,从这个角度看,受众对作品细节要素的戏谑取乐可以弥补传统文艺理论过分重视理性批判而感性缺失的问题,呈现了某种观念的先锋性。在先锋派那里,“拒绝

提供意义被体验为一种震惊”，“震惊”可以打破审美内在性，从而导致接受者的生活实践产生变化。^{②3}

第二，在文艺批评范式上，弹幕和本章说这类评论可看作是中国传统点评在社交时代的重建。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小说评点模式也具有有一种片段性，虽不是长篇大论但却灵活机趣。弹幕、本章说依托社交媒体的信息分享机制，实现了流动性与交互性，拉近了文本与批评、读者与作者、不同读者之间的距离，文艺批评的现场感大为增强，弱化了文艺评点的私人化而走向公共性。在虚拟公共空间中，文艺评点既回归了口头传统的自由交谈，又具有传统文艺评点难以企及的灵活性，表现出对中国传统评点的吸收和更新。

同时，这也促使我们反思当下批评机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正如民族叙事的开放性既体现在时间上对民族传统的反思性传承和对民族未来的创造性建构，也体现为空间上与“世界舞台”上的“他者”共在和对话。中国文艺批评范式也理应如此。中国文艺批评受西方影响，借鉴西方理论与批评规范对本土文艺现象进行长篇大论的阐释。这种阐释有深度，但很多情况下也偏离了批评的本意，远离了普通大众。虽然这种批评模式在线性文化叙事语境中有其合理性，但是在面临网络文艺这类文艺现象时，便显得阐释乏力。以弹幕和本章说为代表的文艺评点显然已经偏离西方文艺批评范式，其数据库文化新质为文艺批评范式的建构提供了可资探讨的方案。

第三，在研究视野上，从数据库建构的知识谱系中去把握社交时代的文艺，有助于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与全面性。数据库作为一种知识形态，体现了科学的认知模型与技术特点。它将世界建构为一个秩序化、条理化、菜单列表式的复杂系统，符合我们对当前文化情境的总体感知。正如凯瑟琳·海勒所言，数字文本的去物质化特点与印刷文本的区别凸显了从物质的“在场/缺席”到信息的“模式/随机”的认知转换^{②4}，随之而来的是对表意的理解和体验方式的转变，计算机媒介对人类复杂系统的渗透形成了“认知集合”（Cognitive Assemblage），人们通过认知集合参与各类互动与流通信息。^{②5}

认知集合为数据库诗学的建构提供了启发，从数据库角度研究网络文艺，可以实现对多个文本相关或相似要素的聚合，破除单一文本研究的思维定

式。数据库思维还有利于打通各文艺研究门类之间的壁垒，实现跨文本、跨艺术门类乃至跨虚实空间的互相阐发。如文艺研究可以从小说文本联想到电影、戏剧、音乐、绘画等多门类的艺术作品，由日本动画、游戏作品中的虚构角色联想到现实中的人物，解构二次元与三次元的界限。而这些也与当下网络文艺实现跨媒介改编、虚实的越界相一致。

第四，在技术维度上，可开发将文艺活动纳入数据库进行研究的软件程序，大幅提升研究的水准与规模。马诺维奇的文化分析学阐明了软件工具和量化分析在处理文化数据中的作用，这挑战了传统人文学科的研究。他在《文化分析学》一书中认为，社交媒体上的海量信息使原有的针对单一文本进行解读的方式不再适用，为此需要寻求对文化数据进行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的方法；探讨内嵌于旧有文化观看方式之中的偏见和缺陷，以完善文化数据的收集、组织、分类和标识进程。^{②6}英国媒体研究学者加利·霍尔也认为，走出当前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困境的途径，是将定量分析法与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再辅之以计算机科学、统计学和数据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而这正是人文学者明显的不足之处。^{②7}人文学者长期受印刷思维影响，导致其研究多以定性的文化分析为主，定性分析难以适应数字时代海量的数字化知识文献，因而需要引入定量分析法。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分别是印刷思维和数字思维的产物，各有其利弊，如何做到两者的合理兼容，正是数据库诗学在技术维度上需要解决的问题。

数据库软件可以将网络时代兴起的新批评行话与印刷文明积淀的理论化批评话语整合在一个数据库系统中，实现多元认知的融合。数据库强大的包容性使任何个体都可进入其中进行学习和交流合作，这非常符合当下“文艺的社区化”现实。^{②8}具体而言，可以将网络文艺现象按内容、形式、文献、句式、风格、理论知识等要素标签化，再进行菜单目录式的分类编码，通过数据更新与算法分析来反映不同时期用户的口碑、偏好、价值观念。不仅如此，数据库还提供丰富多样又彼此相对独立的分析单元，这些单元之间通过相关性设置链接，形成一个共享开放的系统，这意味着任何用户在面对文本时，都可以通过数据库软件的搜索引擎功能了解到与该文本相关的系统完善的数据资源。

当然，数据库诗学并不完全排斥传统印刷文学

观念,数据库诗学的反叙述并不是不要叙述,而是反单一叙述。从数据库诗学角度去理解和阐释社交媒体语境中的文艺现象及交往活动,既是一条重要的研究路径,也是对当代文艺批评的积极探索和必要补充。

注释

①参看网友“有光的故事”:《〈人民的名义〉中,赵德汉被抓全过程,吃面名场面》,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r4y1c7qU? from = search&seid = 14390093136951213424&spm_id_from = 333.337.0.0 ②参看网友“治愈厌食症”:《先生教我——张仪入秦经典片段》,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E411e7R7/? spm_id_from = 333.788.recommend_more_video.0.③参看网友“西米露水”:《〈伪装者〉里那些沙雕弹幕》,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ME411H74J? from = search&seid = 10505095249821603285&spm_id_from = 333.337.0.0.④参看网友“西米露水”:《〈琅琊榜〉里那些沙雕弹幕—3》,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741137Jn? from = search&seid = 10505095249821603285&spm_id_from = 333.337.0.0.⑤[加]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83页。⑥[日]东浩纪:《游戏性写实主义的诞生:动物化的后现代2》,黄锦容译,唐山出版社,2015年,第8页。⑦⑧[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范静哗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5、91页。⑨⑩⑪⑬⑭⑮[俄]列夫·马诺维奇:《新媒体的语言》,车琳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234、222、229、30、242、225页。⑫[日]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褚炫初译,大鸿艺术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48页。⑬[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⑭[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⑮ Marcus, Sharon. Erich Auerbach's Mimesis and the Value of Scale.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Vol.77, No.3, 2016, pp.297-319.⑯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2卷,《批评理论和叙事阐释》,陈永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⑰朱立元:《美学大辞典》(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年,第545页。⑱曾仲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儒家交往行为美学新解——中国古代交往行为美学的理论进路》,《湖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⑲[法]蒂博代:《六说文学批评》,赵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68页。⑳[德]彼得·比格尔:《先锋派理论》,高建平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59页。㉑[美]N.凯瑟琳·海勒:《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文学、信息科学和控制论中的虚拟身体》,刘宇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9页。㉒[美]N.凯瑟琳·海勒:《书写//后人类:作为认知集合的文学文本》(英文),《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㉓孙锡莲:《评马诺维奇的新著〈文化分析学〉》,《天涯》2021年第3期。㉔[英]加利·霍尔:《走向后数字人文学科》,史国强译,《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2期。㉕黎杨全:《走向交往诗学:弹幕文化与社交时代的文艺变革》,《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责任编辑:采薇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Social Ag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atabase Poetics

He liu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edia, literary criticism has changed from "holistic" criticism to "fragmentary" comments. Affected by this, literary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have also changed. Traditional linear and complete consumption turns to narrative fragments. Literary production has begun to emphasize "barrage thinking". Fragmented production disintegrates traditional linear and global ones. In the cultural symbolic sense, this represents literary transformation from narrative culture to database culture in the social era. In view of this, it is needed to construct database poetics. The introduction of database poetics does not mean entirely replacing traditional literary concepts, but helps to deeply understand literary activities in the social age.

Key words: the social age; literary criticism; barrage; database poetics